

# 刘循子墨、里八神： 走正确路，方能“胜券在握”

■文/本报记者 李霆钧



刘循子墨



里八神

“胜券在握，是一个人对于一件事感到胜算很大，虽然还带着一丝丝不安，但会对未来满怀希望，正在快乐行走的状态”。

谈到对“胜券在握”的理解，以及片中刻画的不同立场、不同追求的众生群像，导演刘循子墨、编剧里八神认为，“职场上，人与人之间往往用厚重的壳子盖住自己，怕被欺骗、被伤害。但唯有真心付出一些东西，解除冰封的状态，打开彼此的心房，团队才会形成凝聚力，才会真正实现‘胜券在握’。”

由刘循子墨导演，里八神、刘循子墨编剧，张本煜、柯达联合编剧，邓超领衔主演，邓家佳、郑云龙、喻恩泰、张本煜、柯达主演，李乃文特邀出演，杨皓宇特别主演的电影《胜券在握》于11月15日正式公映。影片以手握高期权的科技公司老员工白胜被暴力裁员为故事背景，为了赢回自己应得的800万期权，白胜设局智斗黑心高层，各路怪人、能人、潜力新人纷纷入局，展开了一场“职场闯关游戏”。

刘循子墨表示，双方阵营的对立是由人物的动机、目的以及所处环境自然而然形成的。“泡泡工厂”成员们从最初因不同目的聚集，到最终成为紧密的伙伴，真心换真心之后，他们或许才能明白自己需要紧握在手中的是什么。“相比于奥传司这个庞大而灰色的‘监狱’，‘泡泡工厂’就像是沙漠中的绿洲，或是黑暗中的微光，渺小却有力量。”刘循子墨说。

生群像，每一个角色鲜活且具有代表性，您希望借助这些角色，传递一种什么样的态度？您觉得影片中的他们都“胜券在握”了吗？

里八神：“胜券在握”表明着胜算很大的一个状态，但又没有到真正胜利的阶段。具体到工作中，每个人都会发现工作会带给他们想要的成功，比如更好的家庭生活，比如对下一代的抚育，比如说自我价值的实现，或是基本的经济回报，都是一种“胜券在握”的状态。不同的人，不同的要求，都可以通过工作实现一种获得感。

刘循子墨：一份工作，也许干了20年、30年，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，即便是获得了一些东西，依然会觉得茫然。我们应该知道自己的目标，对目标有一种预期，也要有实现预期的笃定感。

具体到片中的这个团队，他们最后成立的小公司，是更加“胜券在握”的公司，或许比呆在大公司得到的会少一些，但确实是最理想、更完美的归宿。“泡泡工厂”仿佛漂浮在沉重的“奥传司”之上，自带浪漫气息。它既是白胜对自己行为的自嘲——无奈之下编造的谎言，同时也包含着白胜对前途的憧憬——泡泡被戳破后会变成什么样子？公司成员怀揣不同目的聚集在一起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团队逐渐凝聚，他们决定一起拼一把。

## 我们都希望 从职场实现“获得感”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《胜券在握》的故事设定来源是什么？为何选择拍摄这样一部以职场为背景的电影？

里八神：前几年的时候，有关于大厂裁员的话题已经开始出现。我的朋友就在一个公司的优化部门工作，负责裁员，处理过各种各样的案例。其中有一名员工，手里握着期权，就和优化部门的人说“我们私下谈，给你们每人100万，别裁我”。这个故事我很震撼，不知道他手中的期权到底是多少钱，但一定是天量的数字。所以我们就围绕公司裁员、公司期权的事进行了调研、了解。这是一个缘起。

其实那段时间里，各种各样的互联网热词，AR、VR、区块链、元宇宙等层出不穷，每一个浪潮打来，很多公司都要疯狂跟进。很多概念可以带来一时的浪潮，但最终能够落地，改变人们生活的少之又少。

这两个事情构成了《胜券在握》的故事脉络，一个被裁员的人，是可以为公司带来想要的“泡沫”。在创作过程中，我们不断引入新的元素，比如不同成员的人生境遇，故事一点点丰满起来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影片刻画了职场里有着不同立场、不同追求的众

## 白胜的每一次选择 都在和本性进行博弈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您如何理解白胜“苟住100天赢回800万”的做法？如何理解他在每个阶段的选择？

刘循子墨：白胜本身是一个温暖、善良的人，但也是一个不相信同事之间友情的人。职场上，他的情绪价值和升职加薪两个最重要的方面，都没有出口。因此他所有的希望都源于800万的期权。

最开始成立“泡泡工厂”，他没有把团队成员当作鲜活的人来看待，但当他去了解每一个人的侧面，慢慢打开自己背负的保护壳的时候，他开始意识到，800万始终是一个核心目标，但良心、公平、正义让他越来越矛盾，每一次选择都在和自己的本性进行博弈。

白胜心中始终有一个天秤，一边的砝码800万期权，一边是良心、友情、荣誉感。整个过程中，天秤来回摇摆并最终向某一方倾斜，白胜做出了最终、最重要的决定，宁愿起诉公司，也要做出正确的选择。

里八神：我个人非常喜欢白胜这个人物。在浪漫主义的英雄时代，我们总会希望电影里有强行动力的主角，意志坚定，道德纯洁，雷厉风行，这是能带给观众极强愉悦感受的古典英雄。

但在现代社会中，一个普通人在做选择的时候，其实很难自由地选择某一个新的方向。白胜有着自己的性格与特点，总是有复杂的内心活动，有着选择艰难的纠结，想不出一个具体的出路，这是我对白胜格外倾注和喜欢的一个点。

## “泡泡工厂”的未来 其实还有很多话可以说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您认为自己做导演的风格是怎样的？这次《胜券在握》不同于之前的作品，您如何定调此次作品的风格？

刘循子墨：我们这个团队喜欢做一些新的东西。市场的呼唤，肯定希望你把固有的赛道型塑型熟，我们可以继续做悬疑喜剧，加上一点小场景，把富有特色的人物放进去，这样会很保险，也会很舒服地给上一拨粉丝再拿出一部作品。但我们总是希望尝试一些全新的挑战。

比如《扬名立万》的时候，当时在市场上算是一个崭新的类型与风格，我们从没有想过再创作第二部，因为影片结束的时候，那些角色已经找到了最好的归宿，没有必要把他们再拿出来拍摄一个不同的故事。

但实际上，完成《胜券在握》创作后，我反而觉得还有话要说。比如他们自己成立了公司后，真的能实现他们想象的那种境遇吗？张见的结局会是怎样？其实还有很多话可以说，但目前还没有继续创作的计划。

我们正在创作的下一部作品，是一部童话寓言色彩的作品，希望能再带给观众全新的感觉。

# 假发是中年男人的焦虑与伪装 专访《戴假发的人》导演董越

■文/本报记者 杜思梦



从业七载，导演董越只拍了两部长片。

2017年，他的银幕首秀《暴雪将至》提名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，主演段奕宏凭借该片荣膺最佳男演员。影片被《好莱坞报道》赞誉“犯罪片的外衣下饱含深意”。今年，董越携电影《戴假发的人》再度归来，在这部同样聚焦犯罪题材的电影中，领衔主演黄晓明为出演片中角色减重近30斤，一度冲上热门话题。

《戴假发的人》承袭了董越以往的创作风格，影片以犯罪为表象，深入剖析社会与人性。影片灵感源自一个真实故事——董越的朋友曾历经五年时间，四次参加法考，最终在2002年成功通过，曲折经历触动了董越。

影片中，黄晓明饰演的孟中，是一个法律大专生，他三度法考落榜。在一个雨夜，孟中将积压已久的苦闷与愤怒，发泄在一个戴假发的醉汉身上。自此，他开始了背负不堪秘密的日子，即便多年后，他已成为知名公益律师，那段梦魇般的回忆仍如影随形。

在影片改编过程中，假发成为影片极具象征意义的元素。通过这一元素，主人公孟中的内心世界具象化，观众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他的焦虑、绝望与挣扎。在董越眼中，假发不仅是伪装与逃避的象征，也是中年男性焦虑的具象化。而他对这种“伪装”很感兴趣。

事实上，初次听闻朋友的至暗时刻，董越的内心也掀起了波澜，“千禧年左右，我们刚从学校毕业，那时，考上一所好大学几乎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。如果考不上，只能走上与父母相同的道路。”

在董越的印象中，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，当时的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。那种焦虑与紧张，至今仍让他记忆犹新。然而，时过境迁，再回首那段灰暗岁月，他感慨万分，时间如白驹过隙，曾经的痛苦如今却成了最珍贵的记忆。而那些看似平静的日子，反而逐渐淡出了记忆。

董越希望，通过这部电影，能够引导当下的年轻人重新审视自己所面临的困境，与其用太多的负面情绪去应对生活，不如放松心情，珍惜每一次机遇降临。

## 创作灵感， 源自人生至暗时刻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能否分享一下《戴假发的人》的创作缘起？

董越：影片改编自一个真实故事，故事主角从1998年开始律考，历经曲折，直到2002年才最终通过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经历了许多至暗时刻，那种压抑和痛苦让我深有共鸣。

千禧年初期，我们刚从学校毕业，面对的选择机会远比现在少得多。对于小城市的年轻人来说，就更少了。在我的概念里，如果考不到一个好的大学，基本就是父母干什么、你干什么，也就是“接班”。

有意思的是，我们现在都已经成家立业了，回头去看20年前的苦闷和灰暗，只觉得时间过得很快，它好像成为了记忆当中非常有重量感的一段标记，竟有了一种时过境迁的美感与恍如隔世的陌生感。反而，后来过得比较舒服的日子，却没了记忆。我们似乎对生活的本质有了一种新的体验。

2019年，我决定将这个故事的搬上银幕。我希望通过这部电影，让现在的年轻人重新审视自己所遭遇的困境，思考是否值得用如此多的负面情绪去面对生活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电影中的假发象征着什么？

董越：我当时想把事件具象化，于是我需要找到一个现实的替代物，能够把主人公孟中所有精神层面的东西，比如挫败感、绝望、创伤等，集合在一起的一个外化物。每当他与这个外化物产生联系时，观众就能立刻感受到他内心的波动。比如，当孟中把假发烧掉时，观众第一时间就知道，此时他要跟过去做一个了断。同时，假发代表着一种伪装和逃避，是中年男人焦虑的体现。戴假发似乎是在试图掩盖这些焦虑。我对这种伪装很感兴趣，索性就把伪装做得有意思一点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为何让片中的年轻女孩魏娟也戴假发？

董越：在塑造魏娟这个角色时，我们希望她有一个独特的形象标识。假发就成了这样一个元素，它不仅是魏娟行骗的手段，也让她在戴上和摘下假发时呈现出截然不同

的两种面貌。戴上假发，她是满口谎言的托托；摘下假发，她又变得清纯可爱。

## 减重30斤后， 黄晓明融入了孟中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在塑造孟中这一复杂多变且层次丰富的角色时，您有哪些特别的考量？

董越：我的创作始终从人物出发，不太喜欢编故事。在创作的最初阶段，我都是在做人，包括孟中，以及跟他有关的所有人物。我会把自己代入到主人公孟中，再去揣摩他和每个人物打交道时，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情，比如发小对一段好的大学，基本就是父母干什么、你干什么，也就是“接班”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电影中，孟中始终被自己的“杀人”过往纠缠，但最后一个镜头显示“假发人”从河里站了起来。孟中到底杀过人吗？“假发人”是魏娟的爸爸吗？

董越：整件事是一场误解，孟中和赵四都只看到了真相的一部分。这是我们作为个体，特别容易出现的问题，我们总以为，自己能看到事情的全貌，但实际上往往只看到了冰山一角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无法了解全部的真相，我们所有的焦虑、烦恼均源自部分的、我们以为的真相，这是人的悲剧性所在。

电影中，赵四因“冰山一角”的真相而死，十分荒谬。而孟中在看守所的感悟“情绪皆苦，世事无常”则是对这种悲剧性的深刻体认。

世界永远不变的是变化，但我们总以为我们看到了事情和真相的全貌，一个人只要有这种想法，这个人便还是活在情绪的苦里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黄晓明为了出演孟中这个角色减重30斤，真的有必要减这么多吗？

董越：他进组的时候大约156斤，减到最后是126斤。

一般而言，有心理焦虑和精神焦虑的人通常消化和吸收都不好，体型偏瘦，孟中这个人物就是这样

的人。我希望黄晓明能更贴近孟中的形象，通过减重让他的思绪变得更加凝重。黄晓明非常配合，减重后他的气质逐渐接近了孟中这个角色。在拍摄初期，他还有些黄晓明的影子，但减重30斤后，他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个角色。

## 刻骨铭心的痛， 是最宝贵的记忆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作为导演，您最希望观众从这部电影中接收到哪些信息？

董越：我希望观众能理解孟中在看守所里的旁白，那是他的人生感悟。曾经刻骨铭心的痛苦，多年后可能成为我们最珍贵的记忆。而那些看似风平浪静的日子，反而容易被我们遗忘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您自己也有过至暗时刻吗？您是如何走出来的？

董越：当然。刚来北京上学时，我很不适应这里的人际环境，变得有些“社恐”。研究生毕业后，我想拍电影却发现已陷入了低谷，才华和冲劲似乎都消失了。直到我儿子出生，我变得非常务实，只想好好照顾家庭和工作。当拍电影不再成为我的执念的时候，拍电影的机会就来了。再后来就有了《暴雪将至》，得到了国际电影节的认可。

在经历了人生的种种境遇之后，我才渐渐领悟到，生活中存在着一种与我之前设想截然不同的规律。有些事情并非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，对于这些无法掌控的部分，心存敬畏即可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当下很多年轻人也常常会陷入焦虑中，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？

董越：放松下来。电影中，孟中所经历的一切至暗时刻，回头去看，可能也只是我们人生中的一段经历而已。但是人的悲剧性在于，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，永远都没有办法跟自己和解。希望大家不要过于纠结和焦虑，今天年轻人比我们那时的机会多得多，应该更加珍惜和把握这些机会。